

叙事艺术中的液态诗学：论《水之乡》的时空编织术

迟源

辽宁师范大学，辽宁大连，116000；

摘要：在英格兰东部蜿蜒的芬斯河道上，格雷厄姆·斯威夫特用文字筑造了一座流动的叙事迷宫。《水之乡》以其独特的液态叙事结构，将读者引入记忆与现实的交汇水域之中。这部作品并未使用传统的线性叙述，而是以多重时间层次相互交叠，以此来呈现出生命的本真。作者将叙事本身化为液态的介质，让文本在时间之河中流动，创造出一部关于记忆重构与存在认知的现代寓言。当我们翻开书页时，仿佛能够触摸到文字间湿润的气息，那些被时间浸泡的故事碎片，正在纸面上折射出彩虹般的光谱。

关键词：《水之乡》；液态叙事；格雷厄姆·斯威夫特；生态诗学

DOI：10.69979/3029-2735.25.11.061

1 液态叙事的拓扑结构

1.1 时间场域的流体渗透

斯威夫特在小说中构建了六个相互渗透的时间维度：汤姆少年时期的河道探险、与玛丽的青涩爱恋、教师生涯的现实困境、家族四代人的命运长卷、芬斯地区的地理演变以及大洪水事件的集体记忆。这些时间层并非简单的平行线，倒像是被雨水打湿的宣纸，墨迹沿着纤维脉络自然晕染。当汤姆讲述祖父埃德温的鳗鱼养殖时，潮湿的渔网不仅缠绕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青春躁动，还将维多利亚晚期的工业变革碎片裹挟其中。这种时间渗透最妙的是它毫无违和感。作者像在玩文字戏法，让不同年代的阳光穿过同一扇阁楼窗户。某个冬日清晨，中年汤姆批改作业的钢笔水渍，突然就洇开了三十年前玛丽睫毛上的霜花。这种处理方式让人想起河水的包容性——管你是百年前的独木舟还是现代的摩托艇，统统在波光里碎成星星点点的倒影。

1.2 空间流变的液态表征

芬斯地区的水文特征被转化为叙事空间的构建法则。每次记忆的涨落都在改变着文本地貌，就像潮汐雕刻海岸线那般自然。玛丽家的酒馆在1937年的洪水中漂浮成诺亚方舟，又在1980年的旱季里沉降为时光胶囊；学校教室的墙壁随着雨季膨胀变形，在汤姆的讲述中逐渐溶解为记忆的波纹^[1]。最绝的是，连人物的对话都带着水汽的质感——当迪克叔叔谈论水闸构造时，那些专业术语竟像浪花般在书页间跳跃，溅湿了正在阅读的手指。

这种空间流动性在玛丽意外事件中达到极致。事故现场在叙述中反复漫溢，起初只是教室地板上的一滩水

渍，后来演变成淹没整个章节的叙事洪水。你会发现，同一个地理坐标在不同时间维度里变换着形态：河岸边的柳树在某次回忆中是青葱的，转过两页却又成了洪水过后的残枝。这种处理方式像极了水面的反光，事物的实体在涟漪中变得恍惚而多义。

1.3 叙事节点的涡旋效应

小说中的关键场景如同水中的涡旋，将不同时空的叙事元素吸入核心。汤姆与玛丽初吻的船坞场景，既吸附着祖父时代的渔歌片段，又预演着三十年后婚姻关系的暗涌。当叙述者描述父亲亨利擦拭标本瓶的动作时，这个涡旋同时卷入了生物实验室的福尔马林气息、十九世纪自然主义者的观察日志以及当代环境运动的隐喻代码。这些看似平静的日常时刻，实则是斯威夫特精心设计的叙事陷阱——当你以为只是站在河边看风景，却不知双脚早已陷入记忆的流沙。

就连人物对话也暗藏涡旋机关。当玛丽抱怨“床单也晒不干”时，这句话在潮湿的空气里发酵，变成祖父念叨“渔网晾不干要发霉”的嘟囔，又幻化成水利工程师分析“区域湿度变化”的专业报告。三个时空的声音在同一个叙事平面上共振，仿佛看见作者正拿着文学听诊器，在文本的胸膛上捕捉记忆的心跳。

在厨房炖汤的场景里，涡旋效应达到戏剧性高潮。玛丽的汤勺搅动的不只是浓汤，更是一锅沸腾的时空胶质：胡萝卜块沉浮间变成运河里漂流的南瓜灯，洋葱瓣舒展成爱德华时代贵妇的裙撑，而缓缓升腾的蒸汽，则在玻璃窗上绘出未来气候会议的投影幕布。当汤锅咕噜作响时，读者分明听见三个世纪的钟表在同时走动。

2 记忆重构的水文法则

2.1 沉积与侵蚀的双重过程

祖父埃德温的堤坝工程在文本中呈现出奇特的时空叠层。1883 年打入河床的橡木桩，在某个潮湿的四月清晨突然顶破 1952 年的沥青路面；1920 年浇筑的混凝土缝隙里，竟生长出汤姆 1968 年丢失的钢笔帽。这种沉积并非简单的年代堆砌，而是像树木年轮般记录着气候变迁——维多利亚时代的铆钉接缝间渗出冷战时期的铁锈，爱德华七世时期的测量图纸上晕染着战后化肥的化学污渍。读者能清晰触摸到每个时代在河道工程上留下的指纹，仿佛整条芬斯河就是一部立体的地质编年史。

而玛丽的失踪如同酸雨般腐蚀了这些记忆岩层。那个雨夜的水流不仅冲垮了河岸，更溶解了时间黏合剂。被侵蚀的记忆碎片在叙事漩涡中重新结晶，组合出超现实的地貌：迪克叔叔的渔船龙骨上附着玛丽书包的搭扣，学校实验室的试管架上陈列着埃德温的鲱鱼罐头标签。这种叙事侵蚀创造出的不是废墟，而是充满可能性的冲积平原——在洪水退却的河滩上，维多利亚时代的陶瓷碎片与塑料瓶盖共生，蒸汽船的铁锚与自行车链条缠结成现代雕塑。

这种虚实交织的处理，让读者真切感受到记忆的活性。它们不是博物馆的展品，而是始终在流动的生命体。就像河岸边的柳树，根系不断吸收新的记忆养分，枝条却向着往事的天空生长。当汤姆擦拭家族相册的玻璃封皮时，这个简单的动作突然打通了时光夹层——相纸上的祖父肖像竟开始讲述 1970 年代的水质报告，而背景里的船帆悄悄变成了超市塑料袋的褶皱。

2.2 蒸腾作用的叙事转化

小说中未明言的记忆通过语言的蒸腾作用转化为象征符号。玛丽消失的夜晚，潮湿的空气凝结成教室玻璃上的水珠，这个意象随后蒸腾为汤姆教学时的思维雾气，最终在芬斯地区的气候变迁讨论中重新凝结。这种相变叙事使缺席的事件获得比直接陈述更强的文本渗透力。

最精妙的是对气味的处理。埃德温作坊里的鱼腥味，经过半个世纪的蒸腾，竟转化为汤姆学生们实验课上的化学试剂气息。当读者意识到这两者的关联时，仿佛看见记忆的分子在时空中自由扩散。这种叙事手法像在调制香水，前调是具体的场景，中调是情感的氤氲，尾调则升华为哲学性的沉思。

2.3 流域系统的整体关联

家族成员的个体记忆被编织成完整的叙事流域。当

汤姆追溯曾祖母的洗衣房往事时，肥皂泡沫的虹彩中浮现出二十世纪洗涤剂工业的发展轨迹；迪克叔叔的水闸模型不仅关联着童年游戏，更暗合着整个区域水利工程的现代化进程。这种流域式叙事消解了个人与集体的界限，每个记忆片段都成为更大水文系统的有机组成。

就连看似无关的细节都暗藏玄机。玛丽收集的鹅卵石，在某个雨天被孩子们用来打水漂。这个场景在二百页后突然重现，化作地质学家讲座中的沉积岩样本分析。当读者恍然大悟时，仿佛看见无数记忆支流正在汇入主河道，水面下的暗涌编织成精密的叙事网络。

3 液态书写的文本实践

3.1 语言的渗透性张力

斯威夫特创造性地运用水相关词汇的语义渗透，使日常语言获得液态特质。“讲述”（narrate）与“航行”（navigate）在词源上的亲缘性被激活，教室里的历史课变成了在时间河道中的摆渡行为。动词时态的灵活转换制造出语法层面的潮汐效应，现在进行时与过去完成时的交错使用犹如水流在语法岩层间的穿行。

这种语言实验在对话场景尤为明显。当不同世代人物交谈时，他们的用词会互相渗透：祖父口中的“水鬼传说”悄悄流入孙子的科学报告，玛丽的民歌片段又渗入水利工程师的技术文档。读者能清晰感受到，语言本身正在经历着代际传递的液态嬗变^[2]。

3.2 隐喻系统的水文编码

小说构建的液态隐喻体系如同地下暗河网络，在文本地层下悄然奔涌。记忆被编码为含水层，那些未被言说的情感化作承压水，在叙事岩层的挤压下寻找出口。玛丽房间漏水的天花板便是绝妙的隐喻装置——每滴坠落的雨珠都在木地板上洇出记忆的等高线，水渍边缘的毛边恰似模糊的时间边界。当汤姆试图用教科书解释地理知识时，词语突然开始渗水：“侵蚀作用”这个词在黑板上的粉笔字迹逐渐晕开，化作玛丽失踪那夜的雨帘。

这些隐喻具有惊人的生长性。某个关于泉眼的比喻，起初只是老埃德温讲述的民间传说：少女的泪水化作永不干涸的泉。二十章后，这眼泉在水利工程图中变成标注为“历史遗迹”的坐标点。待到小说尾声，它已升华为汤姆在环保演讲中引用的生命源泉意象。读者若将这三个片段并置，会发现泉水的化学成分在隐喻演化中悄然改变——钙离子沉淀为文化记忆，碳酸盐转化为生态意识，最终蒸馏出哲学层面的存在之思。

最精妙的当属对“蒸发”概念的多重演绎。玛丽的香水气息在清晨的梳妆台蒸发，化作汤姆中年时在实验室

嗅到的乙醚味道；祖父账簿上的墨迹蒸发成会议室投影仪的光斑；连人物对话的尾音都在空中蒸发，凝结成不同年代的雨声。这种隐喻的相变过程，让文本成为持续进行化学反应的记忆蒸馏器。

3.3 文本结构的流体动力学

章节安排遵循流体运动规律，长段落如同平缓的河面，短句群则是突现的湍流。当叙述快要接近玛丽事件的核心时，标点符号的使用频率急剧增加，制造出语言流速的变化。全书最后三章的排版故意留白，模拟洪水退去后在页面上留下的潮痕。

就连字体变化也融入到构建流体质感之中。玛丽主题的章节采用略带波浪变形的斜体字，阅读时会产生水纹折射的错觉；而水利工程文件则使用机械感十足的等宽字体，字母间距精确如流量计的刻度。当两者在跨时空对话中并置时，油墨的张力让书页几乎要渗出真实的水渍。

在终极的叙事洪水过后，最后三章的文字逐渐“退潮”。段落间距扩大到正常值的两倍，句尾的标点像搁浅的贝壳般零散分布。全书收尾处，右下角孤零零的句号在纸面上压出淡淡的凹痕。这种设计让读者产生奇妙的通感——合上书页时，掌心的重量竟与捧起河水的触感别无二致。

4 生态诗学的文学启示

斯威夫特的液态叙事不仅是形式上的创新，更暗含着深刻的生态智慧。他将水文循环系统转化为文学创作论：蒸发对应着记忆的抽象化，降水象征着故事的具象呈现，地表径流则是文本的传播过程。这种同构性让小说获得了自然造物般的生命力。

在芬斯地区蒸腾的晨雾中，我们得以窥见这种生态诗学的精妙运作。玛丽少女时代的日记本被雨水浸泡后，字迹晕染成河面漂浮的薄雾——这是记忆的蒸发仪式^[3]。那些模糊的字符升腾为汤姆课堂上的哲学思辨，又在某个寒夜凝结成水利工程师报告里的数据图表。而当读者翻动书页时，能感受到文字的湿度变化：描写洪灾的章节纸张似乎格外绵软，而干旱年代的段落则带着脆响的干燥感。这种物质性的叙事呼吸，让文学创作呈现出苔藓般的生态活性。

水文循环的隐喻在文本传播中达到圆满。当汤姆的学生们抄写地方志时，钢笔在纸上划出的墨痕，竟与十九世纪测量员的测绘线完美重叠。这些年轻的手写体顺着图书馆的木质纹路渗入书架，如同地表径流注入地下暗河。二十年后，某个研究生在电子屏幕上检索文献时，

突然从数字化档案中嗅到当年墨水的苦香——此刻，文本完成了它跨世纪的循环之旅。

在传统小说中，时间像利箭般线性前进，而在《水之乡》里，时间是不断回旋的涡流。当汤姆讲述家族故事时，我们分明看见百年前的渔火正在照亮现代读者的脸庞。这种时空体验的革新，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叙事传统，让文学重新与自然节律共鸣。

《水之乡》最终呈现的，是一部具有呼吸律动的有机文本。它的章节起伏像潮汐般可预测又充满变量，人物对话带着雨水渗透土壤的耐心，而留白处则栖息着湿地特有的沉默生物^[4]。当现代文学在技术狂欢中渐失根基时，斯威夫特用这部作品证明：回归自然的叙事节律不是倒退，而是文学保持生命力的进化之道。就像芬斯河从未真正重复相同的流动轨迹，真正的文学创新，永远在寻找与自然对话的新声部。

5 结语

在这部液态叙事杰作中，斯威夫特证明了文学形式与自然法则的同构性。通过将水文特征转化为叙事语法，他创造出具有生态意识的文学样态。记忆的流动不再是简单的闪回技巧，而成为参与文本建构的动力学要素。这种写作实践提示我们，当小说摆脱固态的故事框架，在液态叙事中获得的不仅是形式的自由，更是接近生命本质的可能性。

正如芬斯水域永远处于形成状态，《水之乡》的文本始终保持着向未知流域敞开的液态活力。那些被文字浸润的记忆，终将在读者心田萌发新的叙事幼苗。当我们合上书页，似乎能听见体内血液流动的声响——原来每个人的生命，都是一部正在书写的水之诗篇。

参考文献

- [1]《水之乡》空间叙事艺术探析. 杜丽丽.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, 2016(01)
- [2](英)斯威夫特(Swift, G.), 著. 水之乡[M]. 译林出版社, 2009.
- [3]菲利普·J. 埃辛顿; 杨莉;. 安置过去:历史空间理论的基础[J]. 江西社会科学, 2008, No. 262(09).
- [4]论《水之乡》中的虚无现实. 杨文龙. 南京大学, 2014
- [5]格林厄姆·斯威夫特《洼地》的空间叙事研究. 刘子淇. 今古文创, 2023(40)

作者简介：迟源（2000.10-），女，汉族，吉林省白城市人，硕士研究生在读，研究方向：英语语言文学。